

(五) 行里萬山江



(本文作者早年的照相)

# 江山萬里行(五)

## 遊學歸國後的工作與生活

· 吳國柄 ·

### 聞要綁票送眷赴京

在唐山一年多了，唐山的生活費用非常便宜，銀元一元可以買十二隻雞或一百個雞蛋，米、煤工廠配給，水用從山海關火車運來的，生活過得很舒服，治安也很好，又有娛樂。因此，我很喜歡唐山。不過，留學國外所學得的知識和技能無法施展，心裏很著急。

北政府政局不安定，軍閥互鬥，無法無天，百姓都怕軍閥。我在工廠和工人很接近，有一天有個工人秘密告訴我：「吳監工，你小心點，有人要綁你的票。」我聽了心裏很害怕，但回到家不敢告訴內人，只對她說要回北京看媽媽，內人就帶著小孩和奶媽坐火車回到北京去。

我和內人等一行到天津後，火車只有開出北

京，沒有開進北京的，只好在天津下火車找褚其祥將軍（隨徐專使考察時的參贊）。他住在法國租界，做煙捲的生意。他看見我們極表歡迎，叫我們住在他家裏，等北京平靜了再回去。

天津的報紙都從北京來的，那時交通中斷，關於戰事的發展情況如何都不曉得。有一天，我關於戰事的發展情況如何都不曉得。有一天，我到火車站，碰見南開同學崔同福，他是京奉鐵路警備司令。他叫我到他的車上談天，他說：「這次奉軍大撤退，革命軍在後面追得很急。撤兵分二路：

- 一、由京奉鐵路撤走。
- 二、由北京向奉天的御道撤退。御道是滿清人修的，是從山海關到北京的一條大路。」

我們的車是鐵路上的最後一班車，起早的隊伍在唐山集合，坐火車回奉天。我們的後邊就是

追擊北洋軍的革命部隊。我心裏後悔不該上車，車子開動了，只好坐回唐山。

在塘沽打電話給詹姆士唐，送信給內人說我回唐山，那知電話不通。回到唐山，住在洋客廳，天天和賈德一起到工廠上班。

### 坐運煤車途中遇盜

火車沒有通往天津的，就想坐運河的運煤船到塘沽，再換船到天津。廠裏的職員說：「奉軍紀律壞得很，在村莊搶劫姦淫，有錢的人家和青年婦女都往城裏跑。」我聽了一方面怕綁票，另一方面又惦记著在天津的妻女，所以決定次日搭坐運煤船到塘沽。

運河是沒有鐵路時，運河是由唐山運煤到天津的航行水道。唐山和塘沽間有個碼頭，得各莊

，從胥各莊坐海河的船到塘沽，然後可以到天津，那時這條運河從唐山到胥各莊還是暢通的。

次日清晨，一個人到運煤的碼頭。我戴了一支金錶和刮鬍刀，手錶怕被人看見就用布包裹。找到運煤的船，船夫說：「船只到胥各莊，到胥各莊後必須再換船到塘沽。」船夫二十多歲，在開船前他去買個燒餅，我也跟著去買。船開了，在運河的兩岸沒有人家、村莊，長滿了蘆葦，滿目荒涼。

大約十二點時，在船中看見岸上一個騎著馬的人，向我們的船走來，這人下馬把馬拴在樹上，高聲唸問船開到那兒去？用手槍對著我們要檢查船上。他看我不像是做工的，問我做什麼工作？「是否侍候外國人？」侍候外國人的大多有手錶，你怎麼沒有？」他用手槍對著我的胸口叫我拿出錢和手錶，我說：「沒有。」在我看見這個土匪時，我就把錶和刮鬍刀藏在煤堆裏。他搜不到什麼東西，就離開煤船，騎馬走了。

船繼續往前航行，天快黑時到了胥各莊，那兒正實行戒嚴，到處都是軍隊檢查船。我把皮鞋脫下，臉上、手上都抹些煤灰，所有的船伙都上岸靜候檢驗，軍士看我們什麼東西都沒有，纔放我們回船。

運河的另一邊是京奉鐵路，沒有火車通行。鐵路旁的蘆葦長的又高又密。我叫船夫送我到岸邊，好順著鐵路回天津。

我躲藏在蘆葦叢裏行走，怕裏面有蛇，就用粗的蘆葦當棍子。到了晚上十一點多，看見很多人背著煤油往鄉下跑，可能是軍隊搶了百姓的煤

油，要從海河運走。天快亮時，看見軍人脫下車服逃跑，我很害怕不敢出蘆葦。到了六、七點鐘聽見火車聲，才快速地從蘆葦裏出來向火車揮手叫停要求搭車。

果然南邊開來一個小火車頭，我站在鐵軌上。火車頭的駕駛員認識我，叫我上車，問我怎麼會到這裏來？

我說：「我要到天津。」

駕駛員說：「不能走，那邊全是軍隊。」火車開回到工廠，我回家看看，佣人說：「有人來找你。」我聽了很害怕，不敢待在家裏，急忙著說：「我到洋客廳住，今天不回来了。」說完，又回到工廠去。

### 暫作俄軍炮車黃魚

在同工廠的途中，看見很多撤退的兵在唐山等車回奉天，我進到工廠不久，有列炮車開進工廠。我過去看，有俄國軍官和俄國兵，穿著東三省軍人的衣服，我和他說英文，他告訴我車子壞了，請求工人幫忙修理。我告訴領班叫他馬上趕修。我和俄國軍官兩人語言相通，年紀又相仿，俄國軍官叫我到他的司令車上喝咖啡。我看這個機會很好，問能否搭他的車到塘沽。他問：「你為什麼要到塘沽？」我說：「我太太在天津，我要去看她。」他答應了。

修理車子要一、二個鐘頭，我回家拿一點錢給看家的佣人後再回到車上。吃飯時，俄國軍官告訴我，不能陪我到塘沽，他寫張名片給我，叫我拿名片找另外一位軍官。

下午一點多，接替的人來了。我把名片拿給他看，他向我敬禮說：「我們一起到塘沽。」過了一會，有個中國兵趕著一條小牛到平車上，我想他們是打算殺了牛吃牛肉。

車上有二十個白俄的兵。廠裏調來一個火車頭，把火車拖到正路往塘沽開。俄國軍官說：「今晚沒有火車出關了。我們要巡查這條路，明早可能會到塘沽，晚上敵人可能要攻擊我們，你最好現在睡覺，怕晚上要勞動或者車子被打壞，要走很遠的路。」火車帶有發電機，所以晚上有電燈。火車走走停停，沿路喊話。我說：「喊話傳不了多遠？」軍官說：「夜深人靜，可以傳的很遠。」晚餐吃牛肉，他們可能把牛殺掉了，因為我看見一隻牛腿掛在炮的旁邊。

次晨，火車停在一個鄉下，車上的人叫我不要隨便下車。一會兒工夫，車上來了二十幾個時裝的年輕女人，有個會說英文的美貌女人問我在那裏工作？

「在鐵路工廠工作。」

「會不會打電報？」

「會。」

「我擬電文，請你幫我拍發。」這位美麗的女人央求我幫忙。

「你們是什麼人？」我問。

「奉軍將領的家眷，從奉天專車到塘沽，再換船到天津。」車上有兩個日本人說：「塘沽有船等著我們，送我們到天津，你要到天津可以和我们一起走。」

六點多到塘沽下火車，站長說：「敵軍離站

誌 雜 外 中

很近，趕快把車開走，否則他們要攻擊。」我們爭先恐後的走下火車去到船上。上船後，看見火車很快地開走了。我們坐的船掛日本的國旗，船駛了約二個鐘頭才到天津。回到褚其祥家，他們正奇怪我怎麼不見了，沒有信，也沒有電話。我告訴他們：「電話打不通。」

我去看詹姆士唐，他說：「鐵路不通，你怎麼出來的？」我把經過情形告訴他，他說：「你運氣太好了。」在天津十多天，才知道北伐軍閻錫山的軍隊已進駐北京、天津，奉軍打敗了，已經退往關外。

有一天，在巴黎的同事薄以衆來看褚其祥。薄以衆是閻錫山的親戚，在司令部做事。他要介紹我到閻錫山的手下做事，天津電報局長缺人，可以介紹我當局長。

我想電報不是我的本行，和閻錫山在一起，將來前途不知會怎樣？軍閥互鬥，我怕成了犧牲品，不敢接受他的好意。同時電報局長的工作只收錢，毫無技術可言，所以通車後，決定把家眷帶到北京和父母同住，再看看北方的局勢如何演變。

### 大難不死必有後福

我到唐山以後常常到天津，一方面為娛樂，一方面是想多認識一些各階層的人士，在天津碰到老畢父子，他們很喜歡我，介紹我和軍閥認識，但對我並無任何幫助，只在他們中間得知一些內爭的怪誕情形，其他一無所獲。綜計自辛亥至民國十七年北伐成功全國統一，這十餘年間，除在歐洲留學的一段時日外，我都在患難憂惶中過

活。

早在民國元前辛亥年，父親到南方參加革命軍，把我們送到天津的日本租界避難。那時謠傳旗人（即滿洲人）要關住城門殺漢人，所以我們全家逃跑，情況十分狼狽。

民國六年上中學時，正值張勳復辟，在北京城內作戰，我們全家祇得逃到天津避難。

在英倫留學後跟隨徐樹錚專使考察回國，馮玉祥原本下令要把專使團的人員全部殺掉，我因為結婚請假，所以沒在廊房受難，可說是死裏逃生。

這次奉軍失敗出關，退回東三省，我逃跑差點把命丟了，從此以後不敢輕易離開文明地區，我這裏所謂的文明地區，是指和西方國家有接觸安全的地方，否則不能行走。在唐山工廠受美國軍隊的保護，坐火車到塘沽這段路有白俄保護，在天津受租借的保護，內人、小孩都在天津，所以心裏很安定。

我常常思考我有鋼鐵、土木工程的知識和技能又有考察歐洲各國所得的心得，為什麼沒有發展和出路呢？我應該用我的知見替國家服務，不應該祇找個小事情找糊口而已，最低限度也應該把我的心得傳播給青年朋友，才對得起供給我官費留學的人民的血汗，以及送我出國留學的教育部長傅增湘先生。

我獨自沉思，細數北洋軍人的下場都不好，「殺人者，人恆殺之。」我決不應做殺人的工作，也不願別人殺我。我想英國人史蒂芬生發明火車，替人類解決陸上交通，他是智識分子的榜樣

。我看見過拿破崙的墳墓和打戰的戰場，軍人如果不做保國衛民的工作，除了殺人外，對人類還會有什麼貢獻？但是我因為會追隨過徐樹錚工作的關係，許多軍人爭取我，要我從事軍政工作。我徘徊在十字路口，不知該走那條路？所以想去見張伯苓校長，請他指點迷津。

### 請張伯苓指引迷津

早上九點到南開學校張伯苓校長的公事房，他見了我很高興的說：「你今天怎麼有工夫來看我？」我說：「因為奉軍撤退，唐山治安不好，我把家眷送到天津。我在唐山一年多了，對於工廠裏的情形知道得不少。覺得這個工作守成可以，要想創造發展是不可能的，所以打算辭職不回唐山，想用唐山工廠工作的經驗作為將來進一步之用，所以特來請教老師。」

他看了我一眼，停了一下說：「你學的科技知識都是建設開發的學問，現在全國紛亂如麻，沒有一塊乾淨的土地沒有地方讓你施展抱負，就是做事情也做不久，就好像雞生蛋要找一个窩，你的窩還沒坐熱，別人就叫你走，怎麼生法呢？」

「中國沒有私人的工廠，就是有也站不住腳，做官也做不長，前面的人未能鋪好道路，後面的人當然無路可走，北洋官吏上台就搞錢，錢到手就跑，然後吃喝玩樂，跑不了的就坐牢。」

「遍地土匪，各省軍閥割據，比清朝還要糟。究其原因乃是教育不普及，誤解了自由、平等，現在國已非國，沒有計劃的道路可走。你來請教我，但我無能為力，不敢指示你應該往那一條路走。」

說完張伯苓又長嘆一口氣說：「沒想到中國會變成這個樣子。不過，事在人為，人定勝天。你學的工程正是國家需要的，不妨從工程方面著手去努力，待機報國。你除工廠外，和社會接觸過沒有？」

我說：「常到天津參與社會活動，我曾出賣過軍火，又曾和軍閥、土匪接觸過。」

「你到過什麼地方？」

「黃河邊上的臨清。」

「那是土匪窩子，你敢進去？」

「我進去了，那裏的人民生活太苦了。」

「你離開唐山工廠，到那兒去做什麼？」

「我想明瞭華北各方面的情形，然後自己選擇停留在適當的地方工作。孫總理的國民革命像颱風一般把滿清政府吹倒，國體由專制改成共和，但因袁世凱弄權竊國，人民沒享受到幸福只受到災害，軍閥禍國土匪橫行。我常常想起校長的訓示，您說中國五大病根『貧』、『弱』、『愚』、『散』、『私』一點都不錯，要是能把這五樣病治好，中國就能成爲強國。」

「這個不容易。中國人太多、太亂。不過，長江後浪推前浪，這幫子人消滅，要由後起的人治理。我辦南開學校就是要訓練後一代的人，我聽你今天說的話，心裏很高興。」

他舉起雙手說：「我教育成功，聽見學生和我說這種話，建設中國從根本做起，用工程的方法，改善人民的生活。用工程的方法消滅五大病根。你好好地去做，我對你們學生的前途抱著很大的希望。」

## 在歐洲的南開學生

南開學校學生的家境都很好，沒有勤工儉學的，但其中有四個人受吳敬恆稚暉的鼓勵到歐洲去。吳稚暉先生說：「一年只要四百元就能夠在英國居住。」

這四個人是常策歐、李福錦、周恩來和我吳國柄。我和家人商量說：「只要一年有四百元銀元，就可以到歐洲留學。」父親說：「一年四百元是可以湊得出來的。」因為弟弟吳國楨到美國留學不用家裏的錢。

那時舅舅朱和中與他的德國太太和我們住在一起，父親對舅舅提起這件事，舅舅說：「胡說，四百元在德國生活都不夠，何況英國的生活水準高於德國，經濟基礎沒搞好，根本不能留學。」我看沒辦法只好搞官費去了。

我把情形告訴常策歐、李福錦、周恩來三人，他們還是結隊同去，他們的想法是到了歐洲如果真的呆不下去再回來。常策歐家是地主，李福錦是天津教育科長的獨生兒子，周恩來是浙江某縣長的兒子。張校長說：「你們都是『敬業樂羣會』的會員，周恩來是會長，你是交際部長，李福景是財務部長，常策歐是編輯部長，郭春濤是庶務部長。你們同學中的自治會、青年會等團體，其中以你們的敬業樂羣會弄得最出色。」

他們三人湊足路費先走，到倫敦不久發現四百元一年不夠用，於是李福景先回國，周恩來到法國去時，正值俄國把勤工儉學的學生吸收到俄國去施以毒化教育的時候，周恩來也跟著去了，

周恩來在南開比我高一班，但同在一個敬業樂羣會內。他到了俄國，受了毒化教育誤入歧途，後來就一直沒和我聯絡。常策歐家裏有錢，所以沒回國。

我在國內，他們在國外互相沒有通信，不曉得他們在英國的情形。我到了倫敦後，從大使館的名冊中找到常策歐的住址，去找他，他告訴我：「李福景回國，周恩來到法國去了。」常策歐告訴我周恩來的住址，我寫信到法國，他已離開到俄國去了。憑心而論，年輕時的周恩來也還是一個有爲的青年，可惜走錯了路，當了共產黨，又遇上了一個窮兇惡極，奸詐萬分的毛魯澤東，作了毛澤東的幫兇，竊據了大陸三十年，中國大陸弄得落後到不堪想像，我相信周恩來在臨死之前，他的內心一定是很難過的，但是有苦難言。

孟紹周是我交大的同學，到倫敦，家裏沒法供給他的費用，以致精神崩潰，大使館只好把他送回國，他成天說：「吳稚暉先生害死人。」我很幸運的得到官費，所以能完成學業後回國。

張伯苓校長說：「學費不弄好，到外國去太危險了，情況不明，不能隨便對年輕人講，以免造成不良的後果。」我告訴張校長：「張朋春（張校長之弟）帶著太太同到英國考察，公使館介紹他們住在我家，不過他們住了幾天就走了。」我跟隨徐專使的事，回天津時已向校長報告過了。兩人談到在天津認識老畢，加入土匪，從土匪窩出來，在唐山怕被綁票逃出來的情形。他說：「中國的情形你比我還清楚，實地考察，知道土匪的上面是軍閥，軍閥上面是北洋政府。國

民革命把滿清政府搞倒了，但軍閥、土匪都沒動。你親自去看，比我了解的還透澈。

談到我從唐山逃難到天津的情形，張校長說：「你在歐洲看到的是死戰場，現在看到的是活戰場。這次奉軍被革命軍打敗，唐山、天津間是戰區，你能從戰區逃出來，真是命大。你說給我聽聽看是怎麼逃出來的？」

「我逃到天津後，回想父親、舅舅告訴我戰爭的情形，在歐洲看到很多軍人寫的小冊子，都是活生生的動作，唐山到胥各莊在蘆草裏偵察情形，遇到小火車頭回唐山，在車上，我問開車的司機有什麼任務，他說看鐵路通不通，有沒有人破壞橋樑。回工廠又碰到俄國人修車，修好後順路把我送到塘沽，冥冥中好像有神在庇佑。奉軍大官的眷屬要到天津，特別從奉天開車到胥各莊，跟我們一起到塘沽。炮車沿途喊話，可能是鐵路附近有奉軍在保護。五點多到塘沽後，炮車馬上開走，我們換乘日本小汽船到天津，這件事太巧了，不容易碰到。」

張校長說：「你是福人。我的學生聶國瑞被綁票，那時你在學校，應該記得這件事。大難不死，必有後福。你有新的知識和新的想法抱負，被犧牲了太可惜，上天保佑你。」

### 北伐利勝準備南行

離開張伯苓校長後，我想在北方不能隨便加入任何一派，跟隨徐專使，他有仇人，於是有廊房之難，軍人都有仇人，加入那一方都不好。我想找個工作和軍人沒有關係，要實實在在替國家工作，把我的所學奉獻給國民大眾，也就是要療

治張伯苓校長說的五大病根，恢復中國成為淨土，在乾淨的土地上發展從歐洲所學的，讓它興盛。孫總理說：「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。」我要在那方面努力呢？這是我需要搞清楚的。

京奉鐵路通車後，把家眷送回北京。那時父親已到廣東兵工廠工作去了，舅舅朱和中當石井兵工廠的廠長，父親被派充當總務處長，北京只剩母親一人，我借這個機會侍奉母親並觀察北京的一切情形。

這時，國民革命軍 蔣總司令的北伐大軍已經到達北京，北京市民在天安門開會歡迎中央軍隊。我去看，台上吳稚暉先生在演講，他說的一口無錫話，別人聽不懂。我上台去見他，問他在什麼地方，演講完後去拜訪。下午我和唐山同學程耀廷去看他，他不在，房東說：「他來過，但不住這裏。」所以沒見著他。

家眷安頓妥當後，預備到南方投效國民政府，離開前決心仔細考察北京的市政工程，小時候，我雖然住在北京，但對北平的建設，毫無認識，現在要用新的角度來觀摩研究，深入瞭解。

### 故都風光且再流覽

北京的建築從明朝開始，有很大的改變，明朝原來建都南京，明成祖遷都燕京。明代中國統一，沒有外患，為什麼選擇北京當國都，我曾極力設法探求原因之所在。

北京原來稱燕京，是塊大平地，西邊有山，山下有很多小湖，頤和園是第一個湖，清華學校也有一個小湖，什剎海下有中海、南海，工程師把這三個海劃在北京城裏。

北京城外城、皇城和止禁城。什剎海在皇城外，皇城內有中海、南海，三個湖的外面是止禁城，又叫紫京城。

止禁城和外城邊上都有護城河，河水來自西山（玉泉山）一直流到城外。北京的防禦工程有煤山、護城河、城牆、六米倉、武器庫。

我會到崇禎吊死的煤山上看，山很高，在山顶可以俯視全城，山上用草皮蓋著。崇禎上吊的那棵樹是棵不大的棗樹，被鐵鍊鎖住，因為它有罪。當時我想，成祖遷都燕京，萬想不到大好江山城池、兵器庫，會喪失在他的子孫手中，而他的子孫竟會吊死在煤山上，結束明朝皇室的命運。據說崇禎臨死之前，把女兒推到井裏說：「願汝生生世世，不再生長帝王家。」我永遠記住這句話。人要靠自己努力奮鬥，光靠祖先的福蔭是不會長久的。

城內有天壇、地壇、社稷壇各種大廟、孔廟、護國寺、喇嘛廟及信徒住所，規模非常大。

北京城的設計非常良好，街道寬敞，幹道叫大街，支道叫胡同，小的街叫巷。打開北京的地圖，房子都是坐北朝南，每家都沒有門牌，門上貼張條子寫「×寓」，所有的建築都是磚牆、瓦頂，皇宮用黃瓦，廟宇用綠瓦，百姓用黑瓦，瓦是御窯燒出來的。家家都有院子。我想知道是那個人設計的，只知道是「樣子雷」畫的圖，但叫什麼名字始終查不出來。

北京的下水道也做的很好，下雨絕不滴水。北京那時沒有自來水，都喝井水。井水有兩種：甜水井、苦水井，一個人推著水車挨家挨戶的送

(五) 行里萬山江

廁所是在地下挖個坑，兩旁放磚，北京四周鄉下需要肥料，糞夫每天清早來清理，城外有塊地用來把糞晒乾，賣給農夫當肥料，糞場在鐵路附近，在火車上臭氣熏人，足見北京的官僚不懂市政。北京不容易安裝抽水馬桶，因為冬天結冰，把廁所都凍壞了，很多的外國人也沒辦法，只好用馬桶。

北京在 蔣總司令指揮的北伐大軍到達之前是北洋政府段祺瑞執政的時期，北政府全靠借外債維持，軍閥各據一方互鬥，不但不向中央繳稅、納款，還常向中央要錢。軍閥沒有學問，用的人也沒學問，百姓不信服，土匪隨之而起，所以軍閥在地方上搜不到錢，也鬧窮。

北京的居民除貧苦大眾外，大約分為兩部分。一是旗人：是清朝帶進來的皇族，這幫子人世襲有俸祿，不工作就有可以吃飯，生活無虞，養成墮落的習慣。自從民國成立後，沒有俸祿，只有靠房地產維生。二是漢人：都是靠衙門吃飯，做官的沒有其他的知識，只會四書五經、琴棋書畫，因為他們認識字，又和政府官吏交往，盡量想法到外面去當縣長、祕書、司法承審等官吏。

軍閥不識字所以需要這幫子人，他們得勢後在地方上亂搞錢，例如打官司，誰的錢多誰就贏，他們拿了錢就到北京或省會買房子，有了錢就打牌、抽鴉片，子弟也沒受良好的教育，沒能力自己謀生，所以父親死後，走上正途的很少，多半是男盜女娼。

北京自明朝以後，只有破壞沒有新的建設。在北京找工作都和我相宜，決定把家眷留在北

京，自己一個人南下到武漢去。

北京鐵路線新構想

讀歷史知道明朝建都南京，成祖遷都燕京（北京），蔣總司令領導北伐成功後，又遷都回南京。

我學工程，出身軍人的家庭，看過軍人寫的有關戰爭的書。徐樹錚專使委我為軍官，考察歐美、日本各國，到過許多國家的首都，見過國王或總統，又讀過那些國家的歷史、地理，所以對國都地點的選擇很感興趣，覺得北京地點特殊，把它寫下作為研究國都問題者的參考。

北京的交通：

一、北有京張鐵路，經蒙古和西伯利亞鐵路接軌，直通歐洲的莫斯科、柏林、巴黎。

二、南有京漢鐵路通廣州，延長到越南，渡海和南洋羣島的國家相通。

三、西有京綏鐵路，延長到青海、新疆和拉荷爾（印度大城）相通，直達中東、印度、巴基斯坦，橫過蘇彝式運河通非洲。

四、東有京奉鐵路經韓國、日本。

北滿鐵路沿太平洋東岸，過白林海峽（將來可以造橋）通美國的阿拉斯加，南下通舊金山，直通美國及南美。

由北平坐火車可以到世界各地，將來中共匪酋死亡，共偽政權崩潰，世界太平，中國建設成為三民主義的新中國，北平不僅是中國的中心，也是亞洲的中間，更是世界的核心。全世界的美女雲集北平，文人雅士、專家學者、富商大賈以

平莫屬。

現在正是航空飛行發達的時代，但飛機的載重量遠不及火車，而且搭乘火車可以沿途欣賞風景，這也是乘坐飛機無法辦得到的。

將來消滅共禍之後，照孫中山先生的建國方略，實業計劃實行，把南邊的鐵路修築到越南的西貢而且中國和自由越南（當然不是現在作俄國附庸的越南）友好相處。東邊鐵路修到日本邊界的鐵橋修築好，使亞洲、美洲通行火車。北平的發達是有希望的，我曾致力「鐵路火車工程」一書的寫作，希望供給青年朋友一些有關鐵路、火車方面的知識。北平城外名勝古蹟很多，如萬里長城、頤和園、萬壽山、十三陵等，這些都是招攬遊客的地方，比世界上任何一個都城都好。可惜現在被共酋竊據，山河蒙羞。

將來北平通往全世界的鐵路通車後，旅客都要路過北平，於是觀光飯店、舞廳、戲院、大百貨公司、跑馬場、運動場，就會像春筍般一一應運而生，才子、佳人、富商大賈雲集，成為東半球的花都，比巴黎更美、更熱鬧，更吸引人。

督軍團要我長外交

北伐軍到達北京之前，在我個人還有一段趣事。因為我在天津馬場俱樂部認識很多外國人，他們很看重我。在天津自從認識畢家以後，認得很多軍人，因為督軍火給他們，他們也很重視我。

一天，有個大官談起徐樹錚的事，知道我和段家有關係，便說：「你在這地方不能有發展，應該到北京才能有一番作為。」

「我一個小小留學生到北京能有什麼作為？」

「北京政府現在缺少外交人才，你在天津認識這麼多外國人，利用他們的錢財在北京活動。」

「要是你願意，我們在天津的督軍們趁這個機會開會推舉你為國務總理兼外交部長。你考慮！考慮！」

「我們督軍團擁護你。」我謝謝他的好意說：「這要外國人幫忙，可恥，不要外國人幫忙，我又不是赤手空拳沒辦法。」

「你有督軍幫忙有兵權，段執政任用你有政權，你和外國人接頭，向他們借錢來支持政府。」

我得了他的建議，到俱樂部好奇而開玩笑式的找外國人談一談。他們說：「有銀行團對中國

借款，你可以和他們談談。」我和銀行團的執行秘書談，他說：「只要有抵押品就借錢，不過中國的抵押品大部分都抵押完了，唯一可抵押的是湖南的錫礦、福建的錫礦和玉門的石油。」

我覺得這些事關係重大而且卑劣可恥，於是笑說：「要回去和政府商量再作決定。」

告辭執行秘書後，到南開見張伯苓校長，他說：「中國窮的很，需要用錢，各省的督軍也都需要錢。外國人願意拿錢借給你，正合他們的胃口。中國現在就像隻餓虎，極力要找食物，你拿野牛餵虎，野牛有限，但餓虎的食慾無窮。你借的錢用完了，你怎麼辦？結果礦產抵押了，督軍也沒養活，這事萬萬不能做。」

「中國的五大病根不除，就永遠沒法子站起來。」

來。」

「這就對了。你借款只是加速中國的滅亡。北京政府靠不住，軍閥早晚也要垮的。你計劃用工程救國，就朝這個方向前進，努力吧！」他留我共進午餐，並送我一張相片。

離開南開到畢家，看見一個十七、八歲的女孩子吐的很厲害，我問佣人：「這小姐什麼病？」

「她第一次抽鴉片，醉了吐。」我想軍閥把這些女孩子毀了，我還能借錢讓他們再作威作福嗎？又到褚旅長家告訴他們，督軍們要擁護我的情形，他們希望我東山再起，重振徐樹錚專使的威風，在我手下找個官做，但是褚其祥旅長和我的看法相同，他說：「我們不能做夢，更不可以和他們同流合污。」

# 鐵血精忠傳

## 戴笠史事彙編

喬家才著 全書五百餘頁  
定價台幣玖拾元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  
· 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 ·

本書係喬家才先生繼關山煙塵記、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、海天感舊錄等書之後又一精心傑作，內容精彩，百讀不厭。要目有：仙霞人才及其運數、藍太夫人母教嚴嚴、文溪小學一羣健兒、浪跡天涯一十二年、時代浪潮遠走廣東、在騎兵營鋒芒漸露、總司令部聯絡參謀、十萬元捉拿江漢清、日寇的剋星特務處、洪公祠和浙江警校、建立無線電通訊網、希望做校長的衛士、藏本領事失踪事件、無名英雄革命靈魂、公開機關秘密工作、破獲共產國際間諜、陳濟棠強扣三兵艦、刺楊案主犯劉蘆隱、殷汝耕冀東偽組織、兩廣事變策反有成、刺汪案凶手王亞樵、決心赴難親入危城、肅清全國各地日諜、七七變起通州殺敵、紀律森嚴臨危不退、萬人部隊轉瞬成軍、別動隊奮戰淞滬區、忠救軍北方打游擊、從空中截留楊虎城、會澈和抗日殺奸團、別動軍包圍戰賀龍、懷仁堂上最後遺言。共二百多篇，谷正綱、周念行作序，全書記述戴笠將軍鐵血鋤奸精忠報國的真實故事、字字珠璣，篇篇精彩，感人至深，歡迎購閱。

袁樞真「懷念故友黃若瑛院長」圖照

袁樞真教授(右)黃若瑛院長(中)梁寒操先生(左)

(早年合影。(文見七十頁))



左圖：六十年前南開學校「敬業樂羣會」三會友：吳國柄(右)郭春濤(中後)周恩來(左)，周恩來留法勤工儉學，走火入魔到莫斯科受毒化教育，作了共產黨毛首澤東的幫兇，禍害中國。(文見132頁)